

新書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
書館藏明正德長沙刊本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
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
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
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
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
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
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
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
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
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

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
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
援據如江河盪滂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掩霽
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
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
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
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
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
長沙去今十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

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牘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余惟太傳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

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畧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隆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

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
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
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
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
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
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
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
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
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
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
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
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
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
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
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
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
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賈誼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第二卷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第三卷

俗激

時變

魂希

孽孽

銅布

壹通

屬遠

視疎危亂

憂民

感不信

第四卷

句奴

勢平

淮難

無當

鑄錢

第五卷

侍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

無

第六卷

禮

客經

春秋

第七卷

先醒

耳痺

論誠

選議

君道

第八卷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第九卷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第十卷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卷第一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交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舉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師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萬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使首領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救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燔詩書也鑄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
因河爲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
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挽起阡陌之
中車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崑函之國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熱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
於鈞戟長鎗所賣切也適戍之衆非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殷函爲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
以諸侯力勦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
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
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
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
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
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翫翫新主之寶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

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

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彌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

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

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

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迫蒙罪者衆利

祿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鄉以下至於衆

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

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

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

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

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

循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

之衆數百齊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開長戟不利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關閭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詠罷以令國君不慮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揀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遠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壘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又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勢乎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襁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戚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變言衛也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己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君齊桓之處將不令諸侯臣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雖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執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畏天下而稱特以為此籍也竊為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昔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爇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并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恙因諸侯附親執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述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斷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無繼繼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早

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寧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杜絕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業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熱也獨太息惡憤非時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爲陛下何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棄其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難豈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鍊錙而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違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圖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

藩疆事勢

竊述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韓其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以攻而充完執蹠而最忠金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蓋今樊鄢絳灌據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為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誼醢則莫若令如樊鄢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如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彘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彘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彘實之以安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彘或奉公子素疾內作難楚國云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彘彘音腫走一脛之腫病也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苟大地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癰也又苦跖盤上古蹟字下古庚字蹟盤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既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跖盤也可痛者此病是也

茅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緘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騰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不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侯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一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鉤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
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
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柱則同
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
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畫近貌
然後能識則踴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
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
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
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
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
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漬無界可謂長大息者
此也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卿權
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
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
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
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
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
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
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
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
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
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
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
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
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
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孝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索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比邊與疆匈奴爲隣勸自見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于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色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皇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燕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割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蕪不牽小行故立大德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繇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遁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泰地也陛下豈如登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